經韻樓集

經韵樓集卷十二

金壇段玉裁若膺

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承示學制備忘之記云王制移之郊如初禮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愚據爲虞庠在國四郊之證此二經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從未有鄉射鄉飲酒而行於虞庠小學者也足下心若分明者在是愚竊以爲未安聖人以禮教天下莫重於祀禮陽禮故爲十有二教之首飲射相因而及鄉飲有不鄉射者鄉射未有不先以鄉飲者故鄉飲爲尤重哉記言鄉

飲酒鄉射省文曰射鄉如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又尊於朝聘和於射鄉又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又習射上功習鄉上齒皆是也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鄉故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言鄉飲酒之省文亦曰鄉故鄉飲酒義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鄉飲酒禮則省文曰禮故周禮鄉大夫曰以禮禮賓之州長曰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曰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謂鄉大夫之賓興賢能州長射於州序黨正以正齒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用之故記曰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也鄉飲酒義曰庠門曰

房戶之閒皆謂鄉大夫之學爲庠制者也而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於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詩豳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

曰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既所以示親也鄭箋則云國君閑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毛鄭略有不同毛云在學校鄭意在燕朝要云正齒位則亦是鄉飲酒十二也按詩鄭箋正義以月令孟冬大飲烝釋之月令注天子諸侯大飲於大學正齒位而箋則不云於大學但云饗羣臣而正齒位則公堂謂燕朝也蓋注禮在前箋詩在後立說有異不當牽合正義未是也說文水部泮下曰諸侯鄉射之宮夫泮宮諸侯之大學也而曰鄉射之宮朱子詩集傳用之則諸侯於是行鄉射之禮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矣十三也說文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藝文類聚作辟廱天子饗飲處也依食部饗下曰鄉人飲酒也與毛傳合

然則此饗飲即鄉飲也辟廱天子之大學也而曰天子饗飲處則天子行鄉飲酒禮於是矣十四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在燕朝者一在諸侯之大學者一在天子之大學者一曾謂小學在四郊者必禁其不許行鄉飲鄉射耶書闕有間其他不見於經傳者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恐尚不止此也足下謂小學必在西郊一處必非在四郊而王制注明云郊學乃謂係鄉學之在郊者而非郊學以伸已說攷鄭注明云郊鄉畍之外者也畍者竟也竟於此也鄉畍之外猶云鄉境之邊也百里之內爲鄉百里之外爲遂其中

之限謂之郊王制曰虞庠在國之四郊必在百里竟上
鄉大夫之學必不在遼由鄉而移郊由郊而移遂始在
鄉兩爲習禮於鄉學繼移郊爲習禮於郊學終移遂爲
習禮於遂學學隨地改名以實殊若郊學仍是鄉學鄭
何不云又爲之習禮於鄉學之在郊者以別之乎且郊
學鄉學何分尊卑乃云懸以鄉學所得行者蹟而習之
於小學乎豈可行於大學者顧不可行於小學乎且鄭
明云郊學而不之信若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鄭注亦
云語謂論說於郊學此二郊學何別而必文王世子爲
郊之小學王制爲鄉學乎蒙竊惑焉至云割截大戴禮

未嘗割截也劉芳崔靈恩皆本保傅篇而云大學在國

四小在郊至云掊擊非掊擊也凡吾輩之言皆以明理

明經而已何慽於古人而必欲辯之又何慽於今人而

必欲辯之哉惟足下教之玉裁白

再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匠人注云國中城內也司士注曰國中城中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云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大宰注曰邦中在城郭者鄉大夫注曰國中城郭中也城外五十里為近郊謂至五十里乃為近郊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鄭注周禮尚書皆同至百里為遠郊鄭司農引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曰百里為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大宰注云四郊去國百里郊之內為六鄉司徒序官鄭司農注如此謂距城百里以內為六鄉至二百里為野遂人注曰郊外曰野野之內為六遂遂人鄭司農注云遂謂王國百里外王制注云遠郊之外曰遂經文多以國中四郊並舉如大宰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

數小司徒稱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言四郊卽關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閒也如今二縣相接畔際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畔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閒故云鄉畔之外者謂鄉之遠也四郊之學必在乎此經文未有謂城外爲國中者今足下乃分國中爲鄉畔之內者郊爲鄉畔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無論國中之名斷非所施於城外而云國中與郊皆有鄉學州序黨序不將謂每鄉鄉學有二乎若每鄉鄉學有二則是十二鄉也若止於一則必不應

在邊也鄉竟距國中百里其中甚寬近郊五十里亦是鄉地且以王制經文先在本鄉習禮次左鄉移右右鄉移左次移郊次以鄉人而移遂明明自近移遠井井可稽注文郊鄉畍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此言鄉畍之邊郊學在焉故稍出遠之令其居鄉之最遠處以示更將遠徙之意若如正義云此郊謂近郊則是自遠移近而非稍出遠之之謂王制注之郊學即四郊之虞庠何不可通而云大學小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二類必不相通鄉飲鄉射但可行於鄉遂不可行於小學乎若欲分其類則鄉學一類也遂學一類也小學一類也大

學一類也先王以此四者教人豈必盡然不相通乎遂可以行鄉射鄉飲矣鄉可以移遂矣而鄉必不可以移郊學乎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大學也非鄉學大學相通之制乎而鄉學之人絀諸郊學何不可通乎小司徒之文曰六鄉四郊之吏鄉與郊必兼舉者亦有別也王制注曰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注曰語謂論說於郊學此兩郊學何別乎鄭氏以虞庠說文王世子何不駁正之爲鄉學乎鄉飲鄉射之禮可行於州黨可行於遂可行於朝可行於大學古人皆言之矣而

獨虞庠禁其行乎抑前書所舉已十四事今又得行於
大學者一事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
帥教者以告大樂正大樂正以告王王命三公九卿大
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云亦謂使習禮以化
之不變王又爲之親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
大學也云皆者謂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旣習
禮以化之矣而猶不變王乃親臨又爲習禮以化之也
此注習禮以化之與命鄉簡不帥教者注習禮以化之
有異耶然則習禮正是習射習鄉非有他也而命三公

以下於大學習之王又親臨習之於大學茲非鄉射鄉飲可行於大學之確證乎孔氏正義以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樂正崇四術證之顯非鄭意然足下又將以斥孔爲武斷矣蓋鄉學者民之學也大學者王大子以至元士之適子之學也民之學大司徒及鄉大夫主之王大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子之學王及大司樂主之故其簡紬之制不同鄉學之民必升於司徒以升於大學曰進士而後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四郊小學亦領於大司徒國子及民皆按年入焉其

閒國子則按年由小學入大學民則由大司徒升入大學記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亦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猶六鄉之升司徒升學而升司馬也夫王及卿大夫行射鄉二禮於大學而足下乃謂必不可行於小學耶前書未省足下國中二字指城外故謂足下以城中爲鄉畍之內郊爲鄉畍之外今知足下意不如此是愚未諦也愚云畍外非鄉亦未的鄭實謂郊爲鄉之邊竟郊學則虞庠耳凡著書者各行其是而已惟足下覽之並惠小學備忘之記十本以公同好不宣玉裁白

三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成周學制中爲王宮之學師氏保氏領之次爲大學大司樂領之大司樂王制謂之大樂正以上國中之學也自國而爲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每鄉州五黨二十五族百有二十五閭五百比二千五百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

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適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鄉里鄰鄙縣皆其屬別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術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當亦如鄉遂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領之此城中城外學之大槩也六鄉之學在城郊相距百里之中其地方四百里六鄉分布焉其立學之詳不可知計鄉學必在百里適中之地州黨可環而赴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可居其所而理焉如今日州縣之廨署無有居於所治之邊者卽云州黨之序亦得稱鄉

學然州黨之學所容不廣況不帥教之始耆老皆朝於庠庠必鄉學非州黨得稱旣移之右鄉移之左鄉必皆鄉學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處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屛之遠方由近洎遠釐然可攷足下必不信戴記鄭注虞庠在四郊之明文謂王制注之郊學乃鄉學州序黨序之在四郊者名以實異果爲鄉學鄭何以目爲郊學乎然則小學在郊畢竟在何地乎且每鄉鄉學一而已矣不能有二也足下乃云百里內

爲六鄉者地爲四向并國中及郊其爲六鄉也國中爲鄉畍之內者郊爲鄉畍之外者皆有鄉學州序黨序誠然則是天子城內有鄉學州序黨序遠郊又有鄉學州序黨序天子城內安得有鄉州黨乎毋乃名不正言不順乎且國中有二鄉學遠郊又有六鄉學不知合之爲八鄉乎抑城外祇四鄉而合國中右鄉左鄉乃爲六鄉乎尋足下之說由過信孔穎達孔正義云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今注疏刊本奪此二字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

亦鄉大夫臨之如其說以右鄉左鄉爲國中之學右鄉在王宮右左鄉在王宮左聞之殷制小學在宮左矣未聞周有鄉學在王宮左右也且王城方九里可左右互移何足示徼也且國中何以得稱鄉也孔氏但云其學在國中而已足下乃隱栝之云孔氏言右鄉左鄉爲國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毋乃更爲孔滌瑕痏乎愚謂孔誤讀國之右鄉國之左鄉二國字百經言國非言國中國中不得有鄉也不得有鄉學也國門而外百里而內其適中之地爲鄉學國中及近郊以內之人學焉遠郊以內之人學焉其南北道里均也六鄉之學分

布其東西道里亦必均也其在西者爲右鄉其在東者
爲左鄉不帥教而不變者左右互徙以儆之言東西可
以該南北南北鄉互移當亦如是世本有東鄉雕周禮
注有南鄉甀東鄉爲人其得氏由此也右鄉移左者約
百里不變則又移之東郊約五十里習禮東郊之學左
鄉移右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西郊約五十里習禮
西郊之學又不變而移東郊者移之東遂之學移西郊
者移之西遂之學遂學葢在郊以外野以內適中之地
相距亦約五十里虞庠在郊據王制移鄉移郊移遂之
序而知之如足下說王制注郊學爲鄉學是鄉學在邊

不在中官民皆有不便且在遷鄉學之民一不帥敎而
習射習鄉再不帥敎而右鄉之遷移左鄉之遷左鄉之
遷移右鄉之遷是卽經文之移郊而三移者闕其一矣
若或移入於國中之鄉學則又似秀士之升國中而非
屛絀況國中斷無鄉學耶似進退皆無據矣凡尙賢以
崇德由外以升諸內屛不肖以絀惡由內以移諸外王
制之大例也大司徒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
同先鄭云百里內爲六鄉皆謂王城地亦在四同之內
非謂王城亦可稱鄉也謂自城外至百里皆爲六鄉之
地非謂近郊外遠郊內乃爲鄉也唐孔氏不能憭然故

辭多滲漏而右鄉左鄉在城內尤爲繆戾合地官所言
賦稅師徒田役校比之法觀之知城門而外百里而內
統爲四郊尤不可云鄉學在遠郊也閻之東原師曰鄭
注有八九分正義只四五分故正義必分別觀之去其
非以求其是淘其沙而金益見愚守其說不敢忽也足
下即以爲附會紐合即以爲掊擊即以爲武斷即以爲
誣古人愚皆不敢辭唯足下國中有鄉學之說再四尋
繹而後得其說之所自是之媿吾未嘗學問且老耄多
忘所有三札內不解之疑若鄉飲鄉射可躋於大學而
不可行於小學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文王世子

王制注同言郊學而不同解諸條惟望爲剖析使愚者
渙然爲幸尊著備忘記仍望見惠三十本玉裁白
周禮立文之例遠郊乃稱四郊近郊不得言四郊王
制虞庠在國四郊王肅以近郊釋之非矣又不變移
之郊正義云此郊謂近郊也近乃遠之譌字亦不可
因刊本字譌而誣之也併白

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自訓詁之學不明而治經多惑即舉郊字言之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說文冂下本之亦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何以引伸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粊誓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

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聘禮遂行舍於郊鄭國之近郊也及郊請反命主國之近郊也賓及郊則遠郊也賓至於近郊則顯言近郊也易之需于郊同人于郊皆謂百里之郊也王制鄉不帥教者不變移右鄉左鄉再不變移之郊再不變移之遂鄭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此因經立文郊在鄉與遂之閒故云此郊乃在鄉界之外者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舉其字之本義以別於引伸之義也以郊別於鄉謂雖鄉而郊也故下文云爲之習禮於郊學謂雖在鄉之邊而實郊學也非

鄉學也故自鄉學移郊學自郊學移遂學也足下乃云必無郊學以鄉學在遂者當之以伸已四郊斷無虞庠之說又云并國中及郊共爲六鄉以國中爲鄉畍之內者與鄭注郊爲鄉畍之外者爲儷句援孔氏正義右鄉左鄉爲鄉學之在國中者爲左證以伸鄭注郊學必是鄉學之說足下之用心苦矣而不知謂郊爲鄉畍之外則可郊在鄉之邊也謂國中爲鄉畍之內則不可國中斷非鄉也是以非鄉爲鄉也雖有孔說斷不可通葢國中而有鄉名則名不正國中而有右鄉左鄉及各州黨及兩鄉學及各州黨之學則地不容國中有二鄉學其

外又有六鄉則是八鄉而周禮不當云六鄉國中有鄉老一鄉大夫二與大司樂掌大學者紛然錯出則制不便且鄉學何以必置於國中及四郊竟上而中間相距百里之寬不置一學使百里內之民奔走恐後則於事不可解且王制立文明白曉鬯曰命鄉簡不帥教者固六鄉之不帥教者也次不變郎此不帥教者也何以上文爲六鄉之八而此右鄉左鄉又爲國中之八則文不順且右鄉左鄉爲國中之八下文移郊移遂皆郎此右鄉左鄉不帥教不變者是簡不肖以絀惡專爲國中鄉學而設而國外之六鄉不與焉則文更不順凡若此等

足下雖有百喙能爲孔沖遠置辯一言否而足下方引爲與主以與鄉畍之外者爲對偶自矜獨得之秘足下倘謂百里中爲畍內郊爲畍外尙爲近是而鄭注毋庸作此贅語以配之也將毋訓詁之法有未明與鄭方見郊於鄉足下乃見鄉於郊鄭方恐人疑爲鄉學別之曰郊學足下乃惟恐人據爲郊學而易之曰鄉學謂鄉遂與大小學爲二類謂射鄉二禮必不可行於小學大學一類潛心三禮詳稽載籍參會羣言者固當如是耶始謂小學不在四郊猶倚孔氏之說也終乃云鄉在國中將古聖人體國經野正名百物之意謂何愚非好辯也

而好疑義相析故貢其說於左右以求析焉仍將尊製

見惠數十本爲望不悉玉裁白

五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千里足下大製謂小學大學為一類鄉學遂學為一類鄉飲鄉射二禮乃鄉遂行之斷無躋行於虞庠小學者愚以為孰非天子之學者而乃云小學大學天子諸侯主之鄉遂學鄉大夫遂大夫主之乎鄭不曰大司徒主六鄉乎射鄉二禮可行於大學既於王制及說文得其三證白諸左右矣然則畫然二類不相通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雖然以大學可行證可行小學足下所嘗為斷章取義也今又得一事焉虞庠行鄉飲酒於文王世子可攷也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由藝皆誓之以

待叉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
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
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
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按虞庠者周之小學也而鄭云天
子飲酒於虞庠非天子行鄉飲酒禮於虞庠乎郊人得
酌於上尊以相旅非虞庠在四郊之證乎五帝大學曰
成均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
弟文王世子之記語於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然則
大學小學皆得謂之成均也鄭明云天子飲酒於虞庠
矣而謂習射習鄉必無行於小學之理耶蒙竊惑焉王

制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下注云習禮者七云習禮以化之者二皆謂習射習鄉也則又鄉學郊學遂學大學皆行二禮之證也愚於三禮本末究心今得潛心三禮者而請業焉幸甚幸甚惟足下教之大製速惠數千本爲感不悉玉裁白

六與顧千里論學制備忘之記

前者奉書第五通說郊字訓詁略舉周禮儀禮言之尚未及詩攷毛詩言郊者大雅言自郊徂宮此謂百里之竟也其立文自郊徂宮與周禮言國中及四郊同舉兩端以括其中也碩鼠適彼樂郊傳曰郭外曰郊即爾雅邑外曰郊與周禮閭胥徙於國中及郊謂國中之民出徙郊郊之民入徙國中者正同皆謂國外即爲郊不主百里竟上也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於彼牧矣我出我車於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

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駉曰駉駉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駉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遠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得統謂之郊言郊可以關野而郊之本義非野也野本距城二百里之名引伸爲二百里以內距遠郊之名故云郊外曰野而甸郁縣都去國二百里

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皆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注云此野謂甸稍縣都其官爲遂而所掌不止於遂也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有牧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燕燕遠送於野傳云郊外曰野謂送至於遠郊而非必至遠郊外也干旄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傳不以邑外曰郊釋之而以郊外曰野釋之謂此郊不竟於遠郊而在遠郊外曷爲不竟遠郊也天子公邑之田在甸地二百里以內也家邑之田在稍地三百里以內也家邑者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之邑也皆不得在遠郊之內

以是推之諸侯卿大夫之食邑亦斷不在公侯遠郊五十里侯伯遠郊三十里子男遠郊十里之內毛云浚者衞邑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此郊不得以邑外曰郊釋之致嫌邑在郊內必以郊外曰野釋之明邑在郊外野而得稱郊者猶出車之牧得稱郊也碩人曰稅於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也以別諸遠郊也何以謂之農郊也近郊者民居稠密之地六鄉之腹也是以謂之農郊也猶之聘禮及郊請反命注曰郊近郊也亦以別諸遠郊也公卿大夫之食邑亦有國有郊有野故衞干旄曰在浚之郊株林曰稅於株野浚株皆食邑也毛公之釋干

旄謂在浚之郊猶言在郊之浚鄭箋不以爲然故易之曰建此旄來至浚之郊是毛謂國郊鄭謂邑之郊以次章三章曰在浚之都在浚之城例之由郊而都城鄭爲長矣古聖人正名百物名有由一定而遷移者焉有遷移仍不改其一定者焉如距國二百里者野也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內六遂之地亦野也二百里以外至於畿亦野也距國百里郊也百里之內六鄉之地皆郊也百里之外牧野皆郊也距國五十里近郊亦郊也故注家必分別以見其義若王制不變移之郊注曰郊鄉盼之外者也因上文言鄉下文言遂郊在其閒故別之曰鄉

畍之外者以見其爲鄉之邊百里之竟上四郊虞庠之所在也詁訓之法由古音可得古義而義之見於經同字異解者貴好學湥思心知其意郊鄉畍之外者不得以國中鄉畍之內者爲之對偶謂皆有鄉學也惟足下復之玉裁白

七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

孔沖遠正義釋王制國之右鄉國之左鄉爲在國中王宮之左右足下所謂確不可易者前書既辯之如摧枯朽矣抑愚說右鄉左鄉即鄉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記文何以不言西鄉東鄉而言右鄉左鄉也凡古云左右者皆取求甚近之詞亦東西不定之詞右不必定西左不必定東也郊四則可云東西南北鄉六則不云東西南北而云左右立一鄉於此其在左者爲左鄉其在右者則爲右鄉不帥教不變者或命移右鄉或命移左鄉皆就其切近之左右移之六鄉分布國中之外

四同之閒鄉學當在近郊五十里爲適中之處其距遠
郊之學約五十里其左右相距亦皆約五十里故移左
鄉移右鄉移郊道里相均以是度之六遂之學當在距
國百五十里之處移遂道里亦與移右鄉左鄉移郊相
埒鄉升俊士之秀者於國中大學亦相距五十里凡古
聖制度經無明文而可推測者往往如是惟惡於鑿頁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賢聖之所與而非賢聖之所禁
也愚前說右左卽西東自知非是故自更之凡以求其
是而已若乃未知秋駕而自謂已能御未知銜箭而自
謂已能射自護前非則愚有所不敢也惟足下正之仍

箋將大作惠數十部爲禱並不宣玉裁白

與黃紹武書

前者戴金谿比部讀四郊小學疏證因問孟子書何以或言庠序學校或但言庠序愚應之曰庠序校皆鄉學也學者小學大學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然則學者學也孟子說庠序校皆以其同音之字義釋之古古相傳詁訓之法也鄭君注禮庠有堂有室序有堂無室以庠訓養而知其必有室以序訓射而知可無室此以詁訓推其宮室之制謂序之字同謝也小學大學之制必有堂有室所不待言也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漢書及說文解字則曰夏曰校

殷曰庠周曰序乖異由今攷之庠未嘗不射則庠可稱序也序未嘗不養老則序可稱庠也庠序校皆有學事焉皆有中年攷校之事焉則庠序校皆得稱學也漢志五比爲鄰五鄰爲里里有序序有右塾左塾何氏注公羊八十家爲閭有校室校室有塾然則公羊之校室即學記之家有塾漢志之里有序也鄭人謂學爲校見於左氏春秋有鄉校則鄉庠可稱校之證也子衿刺學校廢學子佻達乘城而見闕是鄭國中大學亦稱　校之證也夏曰校者今無徵而記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是則謂夏曰序

司記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又曰瞽宗
殷學也又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則謂殷
曰學可周人養庶老於四郊之虞庠又書在上庠又鄉
大夫有庠門是小學大學鄉學皆謂之庠矣學干戈羽
籥於東序又養老幼於東序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
漢志云里有序是謂周曰序也可葢庠序學校本無定
稱庠序校皆學也四者互相稱可也孟子滕文篇曰庠
序學校梁惠篇兩言庠序一詳一省意無二也舉庠序
以賅學校也言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言庠序之教
必申之以孝弟之義何以明人倫何以申孝弟曰鄉飲

酒鄉射而已矣鄉射必先行鄉飲鄉飲所以養老所以敬長也所以尊賢也惟鄉遂之賓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主尊賢其他行諸鄉焉行諸州黨焉行諸遂焉行諸邦之公堂焉行諸郊學虞庠焉行諸大學焉行諸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大學焉行諸天子親視大學焉行諸天子親適虞庠焉行諸諸侯泮宮焉行諸天子辟廱焉皆主養老敬長而尊賢之意在其間禮綦重矣鄭君注黨正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

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亾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少失矣少失今本作失少誤微少失者謂作記者少有誤也鄭意謂鄉飲酒義大半謂尊賢之事而以尊長養老辟入之禮本不同故爲少失愚則謂鄉遂賓與三賓尊賢之事也而鄉人諸父老來觀禮乃有坐立三四五六豆之分以尊之養之鄉大夫賓與非不兼尊長養老之事才得謂鄉大夫與黨正之禮有二黨正飲酒於序其制大約年㝡長者爲大賓次長者爲介又次爲衆賓其中略以貴貴參之而不主尊賢故有尚齒不尚賢者斷無有尚賢不兼尚齒者凡行諸虞庠行諸公堂行諸

大學行諸辟廱泮宮皆主尊長養老而天子食三老五更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尊長養老之至也即尊賢之至也人未有能尊長養老尊賢而內遺其親外後其君者故周禮一則曰以賓禮教讓一則曰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一則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詳其儀於禮經十七篇詳其習禮之用於周禮戴記詳其說於鄉飲酒義凡欲以陶鎔子弟桀傲不馴之氣使和柔服習於鄉飲鄉射之中孟子曰明人倫者此也申之以孝弟之義者此也古聖人制爲鄉飲酒禮布於邦國都鄙矣其事易行其典最重鄉大夫之文曰以禮禮賓之不

言以鄉飲酒禮言以禮者謂其爲家喩戸曉之禮也其
下乃言以鄉射禮者別諸上文之以禮也漢人最重鄉
飲酒禮而天子食三老五更致虔以後帝王亦尙有行
鄉飲酒於大學者今
國家之制亦令州縣舉行是古禮無日不在天地閒今
說經者乃曰周之學制小學大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
一類鄉飲鄉射行於鄉遂而已斷無躋行小學大學者
然則文王世子注不云天子飲酒於虞庠乎虞庠非小
學乎王制注不云習射鄉二禮於大學以化王子國子
不帥教者乎許氏說文解字不云天子鄉飲於辟廱諸

侯鄉射於泮宮乎攺王制注之郊學爲鄉學以伸四郊無虞庠之說遂翻爲鄉遂學與小學大學格格不相通之說然則鄉遂之民宜尊長敬老尊賢而小學大學中人皆不必尊長敬老尊賢也孟子所云人倫孝弟者在鄉而不在小學大學也古聖人有關雎麟止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今之學者必其中油然生孝弟之心而後可學詩禮鄉飲酒義曰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橫渠張子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爲子弟則不能妥子弟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至哉言乎倘鄉飲酒禮常習安至於此哉愚因孟子之言攷三禮之義而深味乎十七篇惜不得揖讓進退於其閒也吾兄之學非塍口說而好求其實敢以是請正焉玉裁白

附顧千里第三札

茂堂大令閣下旬日中作書四通數千餘言得無勞乎側聞閣下以僕不荅爲罪夫去冬荅閣下之兩書閣下旣以爲罪矣今又云然然則進退罪也爲閣下之朋友亦難矣哉閣下責僕以荅者果急欲聞僕解閣下所不解者乎則僕固不敢不荅也閣下不解者其一曰鄉飮鄉射可躋於大學而何不可行於小學異哉斯言也鄉飮鄉射又可躋於大學乎哉三禮中有之否羣經中有之否夫天子國君大學但有饗又有大飮酒之饗小學亦有饗又謂之飮酒有何鄉飮

酒哉不過其禮之篇已亾而鄉飲酒亦可名饗故問下因思以鄉飲酒冒之耳其實明文散見各經各注者不可冒也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明白如此尚可冒耶言於大學言其禮亾與儀禮第四篇之毫無干涉亦易知矣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鄭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所以

改毛與孟冬月令注末引此章而日是頌大飲之詩自同其說此饗之爲大飲酒明白如此尚可冒爲周禮酒正曰凡爲公酒亦如之鄭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是鄉飲酒之酒鄉自釀也酒正曰以式法授酒材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又曰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是此饗之酒酒人釀之也尚不足以知此饗之又不可冒以鄉飲酒乎周禮外饔曰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鄭注引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與酒正饗耆老孤子聯事也東膠大學也

虞庠小學也文王世子曰於成均鄭注天子飲酒於虞庠所謂養庶老者也皆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人掌爲之酒而豈鄉飲酒哉然則固無一可冒也閣下乃別援說文廱下天子饗飲辟廱泮下諸侯鄉射之宮以創造大學有鄉飲之說不思大徐本泮下作鄉乃譌字楚金本韵會舉要不譌者自在此兩饗字一爲天子大學之饗一爲諸侯大學之饗未見其可冒爲鄉人鄉學之饗也閣下乃又援饗下以指作佐證而於是閣下之說巧矣雖然饗下所云鄉人飲酒从食从鄉鄉亦聲者許解饗字从鄉故取鄉人飲酒之名鄉者也與廱下泮

下兩饗各爲一義不容移之以創造其說僕之斯言
也閣下必大不服然而無庸不服也說文之通例也
假如開卷示部禷下以事類祭天神而史部事下職
也犬部類下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不容移之而創造
禷者以職種類相似唯犬爲甚祭天神之說也祖下
始廟也而女部始下女之初也不容移之而創造祖
者女之初廟也之說也祼下灌祭也而水部灌下水
出盧江雩婁北入淮不容移之而創造祼者水出盧
江雩婁北入淮祭也之說也餘以類推豈待覼縷原
其故特以字之爲用竝非一義在本字下必說本字

所从之義至他字下用之唯其義之所當而已非不用本字下之義亦非必用本字下之義而盡廢一切之義使天下一字秖容一義其用之也亦必不供矣例之出於自然豈難知者況閣下之以說文之學名其家者乎得非故作違心之論以相紿耶閣下又援毛幽詩傳以指作佐證閣下於是而更巧矣雖然毛以爲此鄉飲酒之在鄉學者則閣下所當知也至鄭改之以爲此大飲酒之在大學者則又閣下所當知也而閣下能割截毛之半鄭之半湊合成一事使鄉飲酒在大學乎吾知必不能也閣下縱能之毛鄭必

不受閤下如此武斷也閤下創造之說不過曰毛傳饗者鄉人以狗說文饗鄉人飲酒而大學小學有饗卽有鄉飲酒審如是也必饗之爲字祗容鄉飲酒一義而後可不思羣經饗字至多饗字之義又至多豈獨天子諸侯大學之饗小學之饗不得冒以鄉人鄉學之饗哉外此若羣經天子有幾饗諸侯有幾饗大夫又有幾饗其條分縷析具見閤下所幷貶之義疏者不能重陳但一槩冒之爲鄉飲酒可乎不可亦閤下所當知也唯饗之不專一義故月令注幽詩箋爲十月大飲酒之饗外饗酒正經文王世子注爲春秋

養國老庶老之饗唯饗之不專一義故許叔重雝下為天子大學之饗泮下為諸侯大學之饗饗下為鄉人飲酒唯饗之不專一義故毛言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僕以爲毛必不謂饗字秖容此義僕之斯言也閤下必又大不服然而無庸不服也假如彤弓一朝饗之毛必不謂卽七月之饗可知果秖容一義是毛以爲天子錫有功諸侯亦行鄉飲酒耶而毛豈至是哉且果秖容一義鄭七月之箋又安所得大飲酒在大學以改毛鄉飲酒在鄉學者哉其無一可冒至於如此而閤下亦可以巳矣若夫天子諸侯大

學但有大射有何鄉射哉儀禮鄉射在第五篇大射在第七篇完好無恙以及羣經以及三禮鄭注莫不昭如白日當天閣下亦自知其決難相冒無可柰何之極思唯影借說文泮下有一射字旁見而側出之僕代閣下窘矣南閣祭酒成說文以來未有影借用之者也然彼之爲泮宮大射之射自若與鄉射毫無干涉而影借何益噫閣下至冒鄉射於大射之時雖欲創造其說而亦有所不能猶未可以已乎前閣下立意貶僕自忘其躋鄉射鄉飲於小學今乃因僕指出思幷躋於大學以掩其失而有何不解哉閣下不

解者又其一曰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閭下不知國中四郊通爲六鄉乎請爲閣下略誦周禮可乎地官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下云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下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閣下創造城中無鄉之說何以處此經此注也又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鄭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而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閣下又何以處之比長云徙於國中及郊鄭注或國中之民出徙

郊或郊民入徙國中閤下又何以處之雖然閤下善

創造其說僕何能預料若就經言經則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誠國中非鄉豈國中非鄉三物所教耶

以鄉八刑糾萬民誠國中非鄉豈國中非鄉八刑所

糾耶儀禮禮記有鄉大夫鄉先生誠國中非鄉豈全

居城外耶不許或居城內耶或許之而別有名目也

不許徙居城內耶抑一徙而即改名目也尚不足以

知國中有鄉也乎國中有鄉者非謂城內獨自爲幾

鄉也謂通城內城外以成六鄉也地之形實不平方

如圖古今一也故任地者必截長補短通國中及四

郊其爲六鄉七萬五千家除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謂之國宅不入於此其曰鄉曰州曰黨曰族曰閭曰比者特如後世之編幾都幾圖而非所以別城內城外若夫某鄉之有某州某黨某族某閭某比在城內之與在城外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由鄭氏所言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觀之則鄉雖萬二千五百家而鄉之所居必坐落一州非但坐落一州必坐落一黨可知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內而餘州餘黨在城外或鄉之所居州黨在城外而餘州餘黨在城外亦視其或寬或狹之地形而已城中既有鄉有州有

黨安能無鄉學州序黨序哉而閣下創造城中無鄉之說而以之貶僕繼知孔沖遠亦云然因并貶孔不思國中之鄉見於鄉大夫閭師載師比長矣大司徒鄉字義兼國中矣儀禮禮記鄉字義兼國中矣經文注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閣下獨貶僕而貶孔何哉孔沖遠唐之大儒也因貶僕而貶之不可又詆爲戴東原之言貶其學至四五分尤大不可僕未邉熟看東原之書唯恐此言乃臨終枕膝獨授閣下者而僕何敢與聞但今舉以奉告皆經之正文注之明說不在五分四分之內閣下倘必欲相貶必謂之名不

正必謂之正名百物謂何請閣下其問諸經其問諸
注李少寬孔沖遠而已唯貶僕則所不敢辭也然使
必如閣下之言而後名正而後正名百物則城中不
得有鄉不得有州不得有黨自不得有族有閭有比
矣夫比五家也以一城之內五家之比亦不得有豈
蕩蕩空無居人耶又豈城內之居人不在比閭族黨
州鄉之列別有名色不領於大司徒不關於萬民不
見於周禮也乎創造之說亦太怪誕矣閣下不過恃
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一語作主思動今人之聽然而
今人秖有城裏城外之云竝無閣下城裏無鄉之云

如今人終身住城裏自書名帖有曰鄉愚弟者矣未見有書城愚弟者也而閣下何居如今人積世住城裏其中進士而家居者稱之曰鄉紳未見有稱城紳者也而閣下何居今人讀書乎何不讀僕擧出之諸經注今人不讀書乎請讀閣下城裏城外四字再讀僕鄉愚弟鄉紳五字俟其熟而深思之徐再告以今人所云鄉貫鄉鄰一切等類可也且閣下每說創造而不慮造成之後便自相矛盾第一說城中無鄉第一說大學中有鄉飲鄉射通兩說而言之天子大學在城中者也豈城中非鄉之內孤懸一大學是鄉耶

不然何爲行鄉飲鄉射也將大學非鄉而閣下許行
鄉飲鄉射於非鄉之城中焉且許行鄉飲鄉射於非
鄉之城中大學焉獨自恕其名不正耶矛盾如此而
可弗知乎夫大學所謂國宅也不論天子在國中諸
侯在西郊皆非鄉也閣下必強其飲酒其射而鄉之
以非鄉爲鄉其斯之謂也城中之比閭族黨州是城
中之鄉也閣下必不肯鄉之以鄉爲非鄉尤未之前
聞閣下勿因僕拈出更創造他說多方文飾致益形
其支離詰屈於無窮也閣下不解者又其一　曰鄭注
文王世子王制兩言郊學何以必不同實夫鄭注之

為鄭注將上下貫通爲義耶抑晝斷上下而單以字面為義耶王制注上文有郊鄉界之外者也一氣貫下而文王世子注不然何能附會紐合之使同實乎然則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閣下能將通部禮記注內有飲酒字面者一一附會紐合之使同實乎況字面同而不同實注之通例亦經之通例也假如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兩言鄉大夫而不同實儀禮十七篇中言主人者凡幾字面未有不同者而有同實有不同實至昏禮一篇中言主人者凡幾有主人爲女父者有主人爲壻

者有主人爲壻父者字面同而不同實如此亦可謂易解矣倘盡曰何以必不同實則經注觸處皆無可解而豈止兩言鄭學者哉夫同名異實異名同實二者治經之大端也粗涉者所能知也廢其一則窒礙而不能通讀天下之書何莫不然閣下徒以貶僕之故取經之饗爲同名異實者幷其實而同之取注之鄭學爲同名異實者幷其實而又同之不已廢其二也乎無乃不可乎豈閣下貶僕至於禁其粗涉而以此相紿乎又豈閣下竟謂舉世無一人粗涉而唯閣下所欲爲乎閣下之不解如是而已矣若稍緩貶人

當皆自解無須僕之荅也若必貶人而加之以不解二字恐終非告閣下以經以注之所能解也然而僕不敢不荅者閣下以為罪故也至於四通中有閣下代學制備忘之記作解以貶孔貶僕而其實並非孔之解僕之解者不復詳荅兼有一言奉告自今以後願閣下於僕一切之說仍日日移書相貶倘貶之而當也僕必立刻作荅以謝閣下之賜教而志吾過貶之而皆若前三不解者耶僕唯有不荅而已僕生平是曰是非曰非恐所荅有不如閣下意又將以為罪何妨置之耶幸勿仍以不荅為罪而責其必荅承索

拙記昨聊刻以省同人轉寫之苦非便欲遍送故竟
不再奉到違晤匆匆歲月如駛諸唯自愛不宣廣圻
啓三月初七日

如將見與四通書刻作大集望附錄此荅而批其
閤下所仍必不解可也但勿添改刪潤以失僕本
來僕不曾有集又寒士無力多剞劂故敢卽相煩
併啓

與黃紹武書論千里第三札

紹武二兄足下前者千里答書足下既見其辭矣古云見善從之聞義則服非所望於彼故敢以白於足下俟其讀書有進再示之可也云愚以他饗自鄉飲酒夫以說文求之鄉人飲酒者饗字之本義也故其字從鄉食會意豳風朋酒斯饗毛傳曰兩尊曰朋饗鄉人飲酒也（據正義有此五字）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此用饗之本義也說文一書本篆下主說字之本義他篆下義必相同如愁下必云㥯也㪉下必云飾也立下必云位也與㥯愁也飾㪉也位立也爲轉注今雖經淺人竄

改皆可攷之反其正其他篆下或用本篆引伸之義者皆有條理可尋少有僢然異義叚借而用互注者故雝下天子饗飲辟廱泮下諸矦饗射之宮大徐作鄉射作鄉射是言射以鄉飲作饗射是謂鄉飲鄉射小徐本固䀹大徐爲長皆用其本義字非用他義引伸假借字也說文之定例全書可稽也饗字見六經者有祭祀之饗饗帝饗親是也其字𠅏作亯故春亯秋亯追亯朝亯周禮作享有賓客饗食燕之饗其字左傳多作享有鬼神歆饗之饗如毛詩上言我將我享下言旣右饗之上言享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以饗从食而借用也有飲之食之之饗如禮記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亦

云仲秋養衰老孟冬養死事恤孤寡周禮謂之饗耆老孤子曰饗曰養曰食一而已亦以饗从食而借用也凡此等饗字皆與說文饗下雝下泮下之饗無涉一書自有一書之例何可廣爲牽合以誣許君之所謂饗乎若夫大學之行射鄉二禮以化王子國子之不帥教者王制注詳之矣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得酌堂上之尊以相旅非鄉飲酒而有旅酬乎彼雖多其辭未可以誣經誣鄭誣許也說文廱下之饗飲即鄉飲也泮下之饗射即鄉飲鄉射也饗射猶禮記之射鄉也彼又云通城內城外爲六鄉按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兩言國中皆鄉大夫所掌爲證此又不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過也彼誠體味全經之例可得其故矣以遂人遂大夫例之事之最切近者也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夫甸稍縣都者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也鄭君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二百里謂甸三百里謂稍如州長者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四百里謂縣五百里謂都如縣正者下大夫也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據此是甸稍縣都固有分治之大夫而遂人遂大夫特兼

理之遂者二百里以内之正名故鄭注謂公邑爲六遂之餘地遂人職以六遂之役野役分舉遂人遂大夫之本職在是而其聯事乃統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諸大夫所治正如鄉大夫本職在六鄉而其聯事辨可任者可舍者乃兼國中一則以内兼外一則以外兼内一則以少兼多謂自二百里至五百里一則以多兼少謂國方九里而已非甸鄙縣都皆可名遂國中可名鄉也彼所舉閭師載師比長國中之文皆可通其故矣縣師掌邦國都鄙郃甸郊里之地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内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豈天下諸侯邦國皆縣師所掌之地乎且鄉老鄉大夫三公六卿也與王共治天

下者而不可理及國中乎至於鄉三物鄉八刑鄉大夫鄉先生等號彼以爲國中有鄉之證古鄉字之本義訓國之離邑民所封鄉也劉成國亦曰鄉者向也民所向也其字从𨛜皀聲从𨛜者言其居之相鄰也周禮令一鄉中相保以至於相賓孟子言死徙無出鄉相友相助相扶持親睦名曰鄉者取其相親禮莫重於民之相親故鄉飲鄉射原非專爲六鄉制此禮也而必冠之以鄉字鄉大夫鄉先生者謂民所親近也遂縣鄙酇里鄰甸鄙縣都及國中皆必稱鄉三物鄉八刑鄉飲酒禮鄉射禮而地非鄉也鄉三物鄉八刑謂用之於相親之民者

也今之曰鄉貫曰鄉紳猶行古之道也而彼悉取爲國中有鄉之證非俗所謂癡人說夢與國中方九里於郊內四同計之不及四十之一豈國外尚不容六鄉而方九里中宗廟社稷王宮官府倉廩庫藏前朝後市大學城垣塗巷溝瀆充塞幾無餘者民居蓋亦壓矣王制所謂三分去一者言天下之大率耳王國則當以三分去二計之今以每夫二畝半爲率九里爲九九八十一井可容一萬九千六百家三分去二可容九千八百七十家三分去一可容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家核之周禮公卿大夫士而外府史胥徒萬四千餘人皆不耕而以祿

代耕去其執事不居國中者不計其居國中執事者已
在萬家以外況尚有居國中之公卿大夫士為數二千
外其居不可以每人二畝半限之者乎故曰國中之民
居絶少也又況民所居者廛里二畝半冬入保焉春則
出居廬井二畝半是國中之民未嘗非國外之民必於
國中王宮左右立有左鄉右鄉孔沖遠之說固斷不可
通至於彼謂文王世子注之郊學為周之虞庠小學王
制注之郊學乃是六鄉之學引他事同名異實者以證
之辨則辨矣不知有識者笑其遁辭也夫論經者貴合
經義何取乎遁辭支過故樂推明其理為足下言之以

轉使好學者傳之惟足下鑒之不宣

答黃紹武書

紹武二兄足下昨以與顧千里論學制備忘之記書五篇呈政書中無一豪意氣也援經攷古以所疑質於潛心三禮者而已學如足下乃云先生與千里以說禮起爭端某學問粗疏未敢偏袒左右抑何謙耶抑畏佐鬥之傷耶夫愚謹守先王之道豈血氣既衰而尚度有鬥志耶且足下云先生年高學邃久已當代欽仰千里以後起之儁與先生抗衡同輩實所竊議謂愚爲年高誠七十有四矣謂愚學邃則愚何敢當少年衣食奔走既乃抗塵下吏晚乃補過讀書尚未知學安得言邃以一

生師友言之迴徹天下人性命愚不如先師東遼氏攷工記喪服經制度條例攷覈精詳上駕康成愚不如易田徵君熟精史事識小無遺愚不如辛楣少詹潛心三禮愚不如端臨學博耄而虛懷愚好學不倦愚不如召弓學士涵齋侍講淡曉音均十七部紬繹成書愚不如懷祖觀察文辭古雅愚不如姬傳刑部惟於古音古訓經文古本略有微勞抑末也足下謂千里不宜與愚年高抗衡耶（抑謂）不宜與愚學遂抗衡耶謂不宜與年高抗衡則敬長之學固非所望於千里彼方謂周公所制之鄉飲酒禮斷不行小學大學中尊長養老非聖人所重不

當以此責千里也謂不宜與學遂抗衡耶愚之學絕未遂千里或遂於我則雖昔年師資於愚請業於愚一旦學遂過於愚愚必北面而事之願執經爲弟子荀卿子曰靑出於藍而取之藍昔人始抗顏爲師輕而北面者固有其人又不當責以抗衡也愚謂足下所云同輩竊議者皆不足以服千里之心也雖然愚爲四郊小學疏證以正於千里千里經兩月之久爲學制備忘之記駁之其立說之大凡曰鄉遂學與小學大學爲二類絕不相通鄉飲鄉射可行於鄉遂斷不可行於小學大學王制注中郊學非文王世子注之虞庠郊學乃鄉學首鄉學

在王城中及遠郊境上中閒百里之寬絕無鄉學以愚與彼五礼攷之鄉飲鄉射行於小學大學者經有明文國中決無鄉學千里自謂潛心三禮自必所據博精蓄而未發故不憚四五請正而一字未復豈其研都必一紀練京必十年耶苟其確鑿指示令愚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愚方愧之不暇謝之不暇北面執經爲弟子之不暇又何有於居之不疑囂囂然與老革抗衡哉若是竊議者不足以服千里之心而千里轉可以服竊議者之心關其口而奪之氣而足下乃亦可決劉呂之雄雌曉然袒左袒右之宜而無所疑矣昔東原師堅拒愚稱

弟子而愚必弟子焉古音十七部之說成於乾隆丁亥至己丑以質師師不之信至愚庚寅官黔後乃以書然之曰是可以千古矣蓋義理一時未遇者雖吾師之通明且有之惟不以意氣自用故學可以淺遂詣極矣苟無志於學用爲爭名之具是尙未能淺又安能遂愚雖陋不至此也足下乃謂年高手硬心意閒適之老人與腦滿腸肥初學執筆者斷斷相爭乎哉俗事出門十數日俟歸而面言所有拙著不必遽還可與同學觀之評之徐心田許周生戴金谿江鐵君李四香臧在東皆學者也不宜玉裁白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賈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下迆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

不旁迆故云下迆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與不者是與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迆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牙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迆之誤改為不迆因以疏文之不迆改經文之下迆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

於義理乃大乖也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注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今本疏文作設置於四郊文理不可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則祭義注本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釋經

四學文理一直竝無轉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
庠在國四郊注之周立小學於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
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
注祭義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
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
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
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
皇杜所見祭義注皆作四郊王肅雖好駁鄭而劉芳表
云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
不知遠近按鄭注王制移之郊云爲習禮於郊學郊在

鄉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郊五十里惟此爲小學而小學在四郊無異故盧辨注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劉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四郊並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四郊小學絕無可疑再證以王制注習禮於郊學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則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可證或以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爲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祭先賢專在西郊也西學者四郊之一

別辭也四學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注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儀禮四代之學謂立大學於國中不得與郊之小學糅合爲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爲西因並改祭義注之四爲西王制經注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得而於義理乃大乖也春秋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

齊氏之墓與之杜注曰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
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二者
皆出於宋本孰爲是與曰皆死而賜者是也二人時未
死也旣死而賜故要其終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賜則
傳終言之何不可接而爲贅辭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賜
者非也然則死而賜於說經是與曰春秋常事不書書
者爲其未死而賜也云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得矣而
於義理實非也云未死而賜則杜注之底本失矣而於
義理有合也毛詩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
濁正義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

有新婚故君子見謂已惡也引定本箋作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釋文曰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按同一字而正義作見謂師古定本作見其釋文作見渭三者孰是曰正義作謂是也如釋文作見渭則不可通定本作見其亦因舊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見謂濁文理易憭陸德明反說見謂爲非見渭爲是苟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見謂不誤而義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據釋文以改正義則孔疏之底本失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士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冠義同上鄉字釋文作鄉云二鄉竝音香二經疏皆作卿大夫

鄉先生賈云經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謂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卿果孰是與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卿士也鄉射禮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者亦卽大夫之一也同一鄉仕至大夫致仕者曰鄉先生卽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

鄉飲鄉射則謂之遵者是也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言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言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鄉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鄉者死徙無出鄉百姓親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欲使一鄉之人相好如一家六鄉六遂皆然而後仁義著教化行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巳仕致仕者聖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賈孔作鄉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

今若依賈孔之底本改陸氏音香之說改二經作卿大夫則賈孔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就五事論之依今疏作下迆而賈不受也依賈作不迆以改經而攷工經不受也依祭義今疏西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義王制經注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賜謚而杜元凱不受也依皆死而賜謚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見謂濁而陸不受也依釋文作見渭濁而鄭箋不受也改二疏作鄉大夫而賈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經及釋文作卿大夫而經釋文不受也故挍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

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
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
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
釋文於經注而其字不相侔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學而
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負能援經者分別又無真見故
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爲經之賊而莫之覺也
如近者顧千里援祭義疏改四郊爲西郊孔氏之底本
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爲西郊且云王制經注之西
郊不誤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鄭氏之底本也鄭氏
之底本失則經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學遂不傳

矣千里又竊余鼎時辨劉端臨盧紹弓據一疏改經矣大夫爲卿大夫之說著於禮記攷異而未知其詳且又因宋本之譌字謂賈作鄉不誤是又知經之底本而不知賈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歸於一是也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如孔氏虞庠在國西郊所謂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也而緣之立說則所釋之義非其本義矣經文之不誤者尚懼緣辭生訓所釋非其本義況守譌傳謬之經耶孔氏守唐時譌謬之本千里又守孔

氏所守至於古本之是者確有可據而不之信信孔以誣鄭誣鄭以誣經不大爲經之害也哉凡㧞經者貴求其是而已以祭義注四郊虞庠謂之四學正王制經注之西郊爲四郊攷之大戴禮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杜佑諸家而無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繆所謂求其是也執事以爲何如

與陳仲魚書

仲魚足下借閱文選攷異是非皆意必之談其謂尤延之所增改尤多不確今略爲足下言之文賦故踸踔於短垣（今各本作韵　尤延之作垣）放庸音以足曲李注廣雅曰踸踔無常也云云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顧千里云袁本茶陵本作韵不著校語注中國語曰九字二本亦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愚按延之即改字亦當不過音同形異者耳何敢奐改正文短韵爲短垣雖妄不至此其不可信一也國語曰九字倘謂古本所無故袁茶陵本無之然則竟是延之硬添此九字雖妄不至此其不可信二也

改正文爲垣而以國語短垣爲之注雖天下大矣人亦不至此其不可信三也考國語各本皆作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果是延之僞注則所引亦當同不應乖異其不可信四也跳踔謂腳長短也短垣可云躑躅不進不得施於短韵其不可信五也賦上文既云或託言於短韵此不應又曰於短韵是寫書者涉上文而誤耳而尤本獨得之其不可信六也袁茶陵二本殆其所據賦本作短韵淺人因删此注九字而千里不悟其不可信七也汲古閣正文作韵而注有此九字較勝於袁茶陵本而千里不悟其不可信八也錢牧翁爲吳梅村作文集序

用踸踔短垣是其所據乃古本其不可信九也足下所得明仿宋刻一陸集作短垣其不可信十也據此十條可知尤之被誣矣尤自跋云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此注九字正所謂裁節可恨者也而謂延之爲之乎蜀都賦潰以潛沫蜀都賦本作潰與演別千里不能正劉淵林注曰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俗本無大字千里不能正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伏水俗本伏作複舊說云禹貢潛水也千里云漢中二字不當有沔陽當作江陽愚按江陽者今之直隸瀘州雒水入大江之處卽賦下文

浸以縣雒水經所謂江又過江陽縣南洛水洛即雒從三危山東過廣魏縣南東南注之者也潛水在今重慶府入大江重慶者古之巴郡江州縣重慶府上距瀘州約四百里水經所謂江至巴郡江州縣東彊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者也酈注云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乃欲改漢中沔陽四字爲江陽二字不知江陽者雒水入江之處非潛水自北而南發源之處也倘云江陽至漢壽則是由今瀘州逆流至今廣元縣自南而北水將何入乎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酈云潛水蓋漢水支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

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引鄭元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又桓水篇酈注曰自葭萌入於西漢卽禹貢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又漾水篇酈注曰劉澄之云有水自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酈三言岡穴皆謂此潛水卽西漢水也岡山卽今保寧府廣元縣神宣驛之龍洞背其水穿穴而出合嘉陵江者也

郿謂潛水本漢水支分潛出此賦淵林注云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漢壽即郿說所本漢中沔陽本不誤永樂大典水經注劉澄之云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與淵林小異要斷不可作江陽也至若郡國志犍爲郡江陽縣下云蜀都賦注云即引淵林注也沱潛旣道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岡山下因南潛出今名復出水此引淵林潛水注而縣南二字之上奪漢中沔陽四字漢壽誤漢嘉西南誤因南伏水作復出水夫江陽乃洛水入江之處劉昭引華陽國志江維會不誤矣而不審淵林謂潛水即宕渠水在江州縣入江者而引以證江陽入江

之雒水已爲巨謬乃又據舊說之從縣南至三字謂此水從江陽縣南至漢壽用以改正淵林注之從漢中沔陽至漢壽謬中生謬於地理斷不可通矣漾水篇酈注曰葭萌城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改漢壽作晉壽可也但郭璞爾雅音義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亦作漢壽則古人不拘也吳都賦其竹則篔簹林於桂箭射筒淵林注云射筒竹細小通長當作通中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爲射筒筒及由梧皆出交阯九真筒上奪射字千里因之生誤千里不知奪一射字以射字乙置筒字下云射筒當作筒射各本皆倒筒何絕射下屬此但可以爲筒目非單名筒

也愚按正文以竹名類廁竹名射筩無疑也謂之射筩
者筩者通簫也引申之凡通中者曰筩此竹長丈餘而
無節與上文箭竹細小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正同
故云亦無節惟箭竹實中無節此通中無節通中而立
作矢故謂之射筩曰可以爲射筩者竹名矢名皆曰射
筩猶竹名矢名皆曰箭也千里乃云此竹可以爲筩不
知作何等筩且射字何解乎戴凱之竹譜曰射筩薄肌
而最長節中貯箭因以爲名節中貯箭不可通未聞每
矢爲一筩函之者且淵林云無節此云有節與淵林注
異要亦以射筩爲竹名不云可以爲筩也又吳都賦楠

橊之木淵林注云楠橊木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千里云楠當作南南橊複二字爲一木名與柟之別體作楠無涉誤也愚按不誤特柟之俗耳橊乃瘤之誤俗閒傳寫失之柟瘤之木猶今人云癭木也癭木多柟樹所生故曰柟瘤四川癭木器物皆出於柟想建安亦多此也古有爲楠橊枕賦者爲楠橊枕銘者瘤皆誤橊瘤者腫也癭者頸瘤也木之瘤似人之贅疣庾子山枯樹賦云戴癭銜瘤淵林云建安所出最大長謂其癭瘤最長大也章樵云木結成癭瘤大如栲栳車輪者剸之有文千里乃欲改柟爲南合

二字爲木名肊爲之說凡其考異標目多誤而漢中沔陽一條尤可徵其憒憒於地理惟大雅鑒定之玉裁自邢昺爾雅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按峒字集韵徒弄切山穴也通作洞今廣元縣龍洞背其山通中過水是也然則峒字不誤而吳都賦劉逵注作通岡山下水經注潛水篇作通岡山下漾水篇注及郡國志注引劉逵語皆作通岡桓水篇作岡穴則又當三占從二也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之潛也按郭語與劉逵劉澄之語先後合契而郭云自漢中沔陽南流劉澄之亦曰自沔陽南至則漢中沔陽四字確不可移永樂大典本劉澄之語作自阿陽者誤也漾水

注引澄之語下即云郭景純亦言是矣即謂爾雅晉
義也古人皆謂西漢東漢是一水故謂沔水自漢中
沔陽分枝西南流至漢壽爲西漢即禹貢之潛酈善
長曰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胡東樵云
依地勢東高西下然則自沔陽西南流至漢壽無疑
劉郭所謂南流者西南流也

吳都賦蕉葛竹越解

今本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注曰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此注節首無善曰字然必非劉淵林注也升當爲竹蕉葛竹越晝然四事請試言之蕉卽芭蕉也藝文類聚引廣志曰芭蕉其皮中莖解散如絲績以爲葛謂之蕉葛南州異物志曰甘蕉取其禦以灰練之績以爲練異物志曰取鑊煮之如絲可紡績爲絺綌沈約甘蕉詩曰流甘拚椰實弱𧝐冠絺衣蘇頌本草圖經云閩人灰理芭蕉皮令錫滑緝以爲布如古之錫衰焉唐六典江南道建州貢蕉練音疏嶺南道端州謂以蕉布

此蕉布之證也若許氏說文解字云蕉生枲也枲者麻也可爲布者而生枲未詳許氏列字次第在苣蕘薪蒸四篆下則枲字恐是柴字之誤故列字言得厠納諸蕉中此蕉字本義芭蕉蓋漢人祇作巴且巴蕉字不從艸故不必援生枲爲證也葛布則見於諸經傳詳矣葛者絺綌艸也竹布一見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曰葛子竹越筩中女布此四事葛子一也竹一也越一也筩中女布一也筩中女布見楊雄左思兩蜀都賦後漢書王符傳載此篇李賢注引沈懷遠南越志云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也

愚按南越志言蕉竹葛而不言越李賢亦未釋越疎矣今本潛夫論及後漢書及文選宋本元明本今本皆竹譌作升由草書二字不別也一見尚書正義禹貢鳥夷卉服正義引吳都賦蕉葛竹越弱於羅紈孔仲遠不言竹越爲何物而近日注疏各本亦皆誤作升越莫能諟正也一見史記夏本紀鳥夷卉服張守節正義曰東南草服葛越蕉竹之屬此句全用吳都賦而獨作竹不誤作升又錯互其辭明知竹不與越爲一事一見本賦注賦曰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此五事篔簹一也箖箊一也桂一也箭一也射筒一也劉注曰異物志云篔

篔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絲簩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者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愚按小桂縣當作桂陽縣晉始興有桂陽縣無小桂縣也小桂二字涉下文而誤耳因檢太平御覽引山海經桂竹郭璞曰始興小桂縣出桂竹甚疑之及檢中山經固作桂陽縣不知御覽文選何以同誤也蓋修御覽時文選注已誤耳大者圍二尺長四五尺此九字今各本誤在夷人績以爲布葛之下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爲布葛謂布如葛也按此十六字今各本誤在廬陵界有之下云小桂者桂竹之小者也此竹夷人績爲布如葛亦竹布之一證也一見嵇含南方草木狀云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練布簞竹

太平廣記引顧微廣州記作箄竹卽簀簹也一見太平御覽引顧微廣州記

平鄉縣有笣竹可為布一見唐六典嶺南道貢竹布一

見元和郡縣志韶州貢竹布十五匹也越者何也紵布

也其字古作越今作絨廣韵曰絨紵布也集韵絨一曰

紵布朱本紵譌細曹楝亭本不誤許說為古義一韵說為今義卽尚

書禹貢及潛夫論及吳都賦之越也尚書島夷卉服孔

傳曰南海島夷艸服葛越孔沖遠不知葛越為二事但

云葛越南方布名葛為之以為一物誤矣張守節夏本

紀正義曰東南草服葛越蕉竹之屬又云越卽苧布也

惟此得越之解唐六典山南道淮南道劒南道賦貢皆

以紵枲捘紵苧絶然二字說文紵者縈屬以爲布白而細曰紵鄭君亦曰白而細疏曰紵此其字從糸其物江南甚多其莖如箸高三四尺其葉圓而有尖其皮如麻可績其艸其布皆曰紵今俗作苧者誤也苧卽說文之芧字其字從艸說文曰芧艸也可以爲繩廣韵苧同芧史記上林賦蔣芧青薠駰引漢書音義曰芧三稜也文選作苧李善引張揖曰三稜者蘇頌本草圖經所謂葉似莎草極長莖三稜如削高五六尺莖端開花是也今江蘇蘆灘中極多俗呼爲馬芧莖可爲索南都賦亦作苧上林賦五臣作芧云句切誠誤矣玉篇芧苧二同直

與切艸可以爲繩與廣韻集韻畫一竝不誤而千里乃
云玉篇芓苧同顧希馮受其誣矣又云三稜與上林之
芓實異名同不可援以相證不知上林說文同此一芓
同是三稜可爲繩而芓爲正體苧爲或體目不可云芓
苧異物不可云上林苧爲譌字也南都賦李注引說文
芓可以爲索非卽說文之芓可以爲繩乎賦云弱於羅
紈者謂四物以艸竹爲之而脆於蠶絲所成故王符以
與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竝稱而葛子竹越居首也原注
以蕉葛竹越爲二事斷非出於淵林張劉注本皆太沖
自爲之不應錯繆如此若謂出於李善則亦疏陋

又按孔氏尚書傳乃東晉南朝人僞爲之即葛越二字可見二字取諸左賦不取隸竹者亦不知其解亦如劉注以爲二事也　庚午中秋日記

按越字見禮記左傳禮器大路素而越席郊特牲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桓二年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杜預曰越席結草孔穎達曰越席蒲席蓋古結草爲席曰越因之用紵草成布亦曰越舊讀如活今讀如曰此越字之源也舊因活者禮記華而睆鄭曰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琢蒲爲席以其滑易故謂之越或作趏縝紵爲布光滑故亦謂之越皆即

刮節目之意也清廟之瑟疏越瑟底孔滑潤故亦謂

之越音活

使乎使乎解　辛未

論語使乎使乎自來不得其解當以使乎使三字爲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語助曰何也曰是倘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包咸之注論語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有大字洪本論語無大字非也美大雙字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語意同之辭也三字最當玩謂古人屬辭如此禮記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鄭注云禮乎禮惟有禮也二注互相發明言專壹於孝專壹於禮以老子言元之又元衆妙之門通之彼亦可作元乎元此亦可作孝之又孝禮之又禮蓋一字不足以盡其美監

一字以美之謂孝逈出乎凡孝禮逈出乎尋常守禮皆古人畢畢頌好之辭有孟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之意焉使乎使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古人多有此句法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禖乎禖辰乎辰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聖人言使乎使正此句法下以乎字咏歎之正與賤乎賤者也微乎微者也文法一例也不可以上使乎逗下使乎句